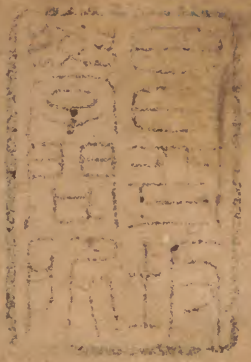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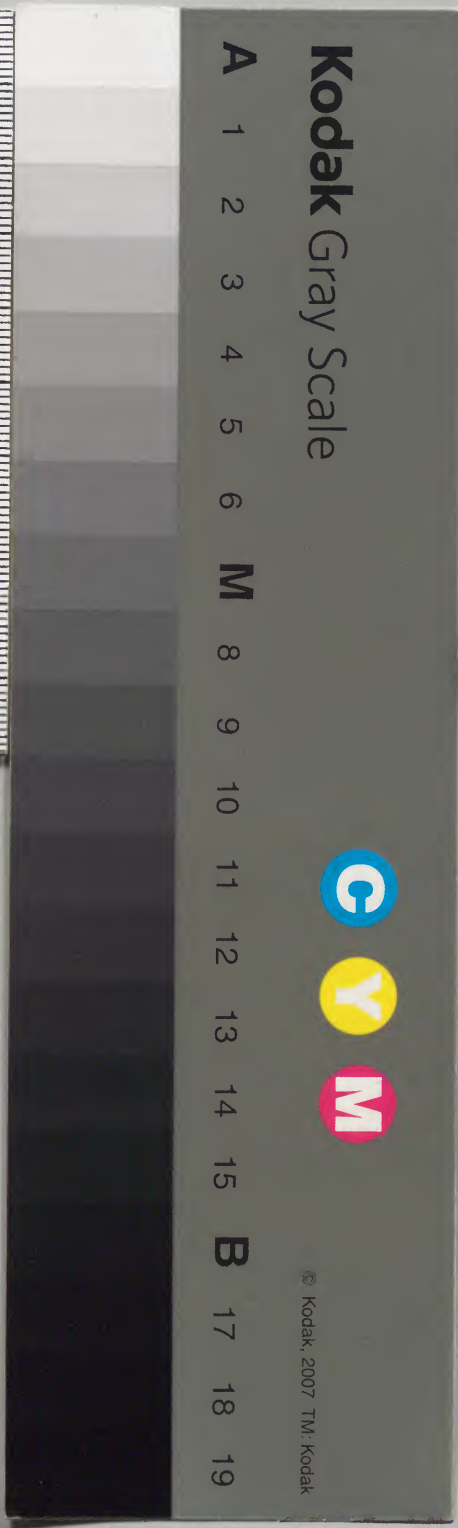
追録



九	四	八	漢書門
一	七	一	
二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九	四	八
一	七	一
二	六	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48
冊數	12 (4)
函號	299 275



弘道錄卷之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

義

君臣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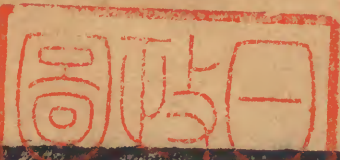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錄曰中之一字自堯始發迺道統之淵源

但尊卑相屬名分相臨而已

鬼神所不能信日月所

之道以作配乾坤



及之理惟至聖斯允執

外矣此繼天立極而開

虞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性

錄曰此中之一義析之愈精而不亂探

愈親而不費參之愈約而不繁者也夫堯之

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非有所加也未至於欽明

摅文明未免天理人欲混爲一塗而毫釐之差

其憂道之至用功之切後世明君賢臣所

按此十六字千古道統之祖卽千古治

人欲道心卽天理心非有二也顧其所發

發者易縱故危從天理發者難見故微精者辨之明一者

守之固易縱難見故宜精以辨之一以守之能辨能守則

人欲自去天理自存而所發皆得其中矣堯之告舜惟曰

允執其中而舜之告禹又推而詳之然論語有堯命舜之

辭而二典不載論語止曰舜亦以命禹而大禹謨則又備

載舜辭豈壁藏口授之餘多有遺闕與雖詳畧互異要之

執中一語始終無以易也

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錄曰此陳謨第一義舜禹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舜

自側陋以至徵庸歷試以至居攝歸格以至陟方其間若七

政之齊百揆之總九官之命四凶之誅何事而敢易易乎况
禹尤有甚焉水土之勤痛於匪父胼胝之勞成於弗子八年
之勤鰥於靡室四乘之苦甚於匪躬苟以易心乘之何救於
覆轍邪是故旨酒之惡欲克也寸陰之惜時克也聲律身度
已克也左繩右矩治克也一饋十起勤克也一沐三握慎克
也自勞心焦思以至無間然者何莫非厥艱邪總之艱則治
不艱則亂艱則安不艱則危凡事且然而况君臣之際哉

按虞廷交儆此其首著者也然禹之告帝惟在君臣克艱
帝既俞其言又謂天下嘉言無不達遺賢無不舉萬邦無
不寧虛已從善軫恤困瘁胥由是焉則知克艱一念中其
包甚廣其效至大而有望望若不及之思且不敢自居必
推能於堯而曰惟帝時克豈非千古君臣之極則哉孔子
答魯定公君難臣不易之說而歸重於知難蓋知之既真
則克之必力既不敢有輕視天下之心并不敢有肆爲民
上之氣隨時隨事無有怠荒則庶績何有不成兆民何有
不乂此所以成重華之治也交儆之義大矣哉

皐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

錄曰皐陶之意豈其愈勤而愈密邪夫克艱者心也而所以
盡之其萬幾乎今夫天一晝夜間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其日月之旋轉星辰之運動陰陽之交錯五行之聚散何啻萬分乎猶之君也一日二日間由寢興灑掃以至車馬戎兵由常伯贊御以至山陬海澨其朝廷之治亂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政治之得失何啻萬殊乎然皆繫一念心思之微動於善則無有不善而萬緒皆理矣動於不善則無有於善而萬事皆非矣由是兢兢以守之業業以持之必使幾之在我者無纖微之私無毫釐之謬則雖紛紜轆轤萬有不齊一以貫之無遺矣此天工人代之意合內外而一之也

按曆家謂天左旋日月五星本右旋而亦西行者蓋天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轉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卽朱註十月之交云日月右行其說皆非也考尚書蔡註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又性理朱子亦云天與日月五星皆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嘗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嘗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有奇今人卻謂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誤也又日日行速健次於天天既日進一度則日日退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正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數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比天退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

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卻取背後
欠天零數起數故日止作行一度月止作行十三度有奇
謂之右行易於布算耳明太祖當天清氣爽時指一星爲
主見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次夜月出則徐過而東遂以
月爲右旋無疑使月而果右旋則每日不及天十三度有
奇月出之候將漸退而西矣今試自朔後生明之候逐夜
視之漸縮而東卽其初起於西者仍沒於西則月之左旋
何疑哉推之而日果右旋則天左而每日過一度日右而
每日退一度天漸過而前日漸縮而後豈能每晨日出必
在暘谷乎惟日之運行不爽一日一周天其不及天一度
者乃天行過一度若見爲日之不及一度乾健故也而豈
日之右旋哉晉天文志云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棋局不知
地體惟圓所以能包乎天中試觀月食本爲地影所格其
所食分杪形魄皆圓故知天圓地方者取義云爾渾天儀
云天形如彈丸包乎地外如卵白之繞黃最爲近之

益稷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錄曰有天則有地地附乎天者也有君則有臣臣依乎君者
也天一氣而已至於生生之所以著物物之所以繁天者喬
者飛者潛者時而載者振而流者周徧廣濶磅礴深厚無乎
不至皆地之功也君一人而已至於朝廷之所以正萬國之

所以寧用人行政安上洽民上而三光下而羣生外而四裔
遠而八荒莫不咸理皆臣之功也此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而虞廷陳謨首發臣哉鄰哉之旨且反覆申重極其
咏歎爲人上者所當涵泳而弗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
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作會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
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錄曰自股肱耳目之義著而後元首腹心益見其可親非但
理之當然亦勢之必然也今夫手足痺痿謂之不仁耳目聾
閉則不成人凡人周身可缺一乎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
手外具耳目之官內有聰明之質而後能戴天履地而爲人苟
無是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惟君亦然是故有股肱
然後能翼能爲有耳目然後能明能聽而周身之用全故治
天下可運之掌也然其義在於自明其德詩不云乎不明爾
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嗚呼其知慎哉

按帝王之道無不從敬畏中出然必內外交修上下共惕
乃能動致不應而仰迓天庥觀帝反覆臣鄰之誼而責以
股肱耳目翼爲明聽之司其君臣動色相告何其至乎夫
以帝舜爲君寧有不慎之失以伯禹爲臣寧有不欽之愆

尚且防於未萌慮於萬一亦義之至極而莫加者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滌于樂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
百姓以從已之欲

錄曰此辭直切詳盡要在儆戒無虞一語法度易弛也逸樂
易縱也君子易遠小人易溺也疑謀易於苟成百志易於昏
暗好名心盛則違道干譽有所不顧驕侈日生則拂民從欲
有所不恤此皆無虞之日最易流而不覺者以帝舜之聖何
有於此而益乃因禹克艱之謨備陳其戒憂盛危明真摯若
此豈非深識治體而交盡其義者哉

孟子湯執中立賢無方

錄曰堯舜禹但言執中而不言立賢蓋唐虞之際有八元八
愷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充滿於廷湯之時聿求元聖而且
五就湯五就桀苟非三使往聘烏能幡然而起此推位讓國
與推亾固存之所由異而反之以至於聖與精一以致其中
者先後同一軌也

書湯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錄曰四岳之舉而猶歷試諸艱者堯非得已也家難而天下
易家親而天下疎也三聘之及而猶囂囂自得者尹非不恭
也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也不徒曰聖而曰元

聖不徒曰德而曰一德誠哉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如是而猶有割烹要湯之譏出處之際可不慎哉

說命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錄曰礪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舟者濟險舉難利涉大川也霖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也是三者論相之道也然亦有若金而變革者有若舟而胥溺者有若旱而共焚者故人君苟得其相則何事不濟苟不得其相則豈惟瞑眩厥疾終膏肓吾憂矣豈惟自傷厥足終跛躄吾懼矣此錄之深意與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矣

錄曰孔子之稱文王蓋有見於贊易也乾爲天爲君爲上爲冠爲首坤爲地爲臣爲下爲履爲足臣之不可加於君猶地之不可加於天下之不可加於上履之不可加於冠足之不可加於首皆聖人贊易之義也雖曰天與人歸吾寧舍章焉吾寧履霜焉此其立心之含弘處已之光大御物之貞順德澤之無疆果何所紀極何所限量乎故不惟曰德而曰至德古稱西伯陰行善後儒非之不知此正史氏微辭爾

按史稱文王獻洛西之地請紂去炮烙之刑不知古者天子諸侯各治其國洛西之地紂地也文王安得此地爲私有而獻之哉蓋三分有二者不過舉諸侯之懷德而奉之

鄰民之望澤而就之者約畧似之非真有天下之地三分
其二而據之也至史稱西伯陰行善說者以爲志在翦商
幾與田氏之要結司馬氏之潛移相等試思田之移齊司
馬氏之圖魏其民盡君之民也其政盡君之政也故得借
君之暴市已之恩其爲陰也乃陰謀之陰爾若文王治岐
之政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不疾而速不戒而孚此誠興
仁興讓定國之機也機之所在見聞之所不及故謂之陰
行也可中庸曰闇然日章易曰退藏于密太極曰靜而生
陰皆是道也其所以爲至德乎

書武成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
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錄曰太誓旣以作民父母陳於前武成復以作之君師陳於
後言何複與曰非也天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由前之言
仁則能盡夫義由後之言義所以行夫仁也是故非天子不
敦典庸禮不命德討罪受旣爲天子矣乃反而力行無度昏
棄厥祀則典禮何在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則命討何在於此
而不得克相者以寵綏之則天地之聰息而萬物之靈蔑矣
此天地之大義待君師而後行世微武王則一日不可治一
事不可理一步不可安一夫不可保苟有一毫利天下之心
則厥罪惟均又安能保其無越志乎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錄曰此勝殷之始其施爲氣象於湯誠有光也夫商政之舊卽周政之新者也箕子洪範所陳不可一日屈商容禮法所在不可一日廢比干直節所關不可一日泯四海萬姓天心所向不可一日疎散財非私恩所以富天下也大賚非博施所以富善人也此其所以能悅服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錄曰此造周之終其施爲氣象視古爲無忝也夫皇極之敷言卽此篇之本末也旣富方穀則爵土不可玩近天子之光則賢能不可虛錫厥庶民則五教不可輕八政厚生則民食不可緩惇信明義王道蕩蕩也崇德報功王道平平也此其所以垂拱而治也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

通鑑 卷之六 十一
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錄曰此成王所得於周公之論道爲萬世不刊之令典也夫周官之書三公六卿而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周禮之建各屬三百有六十而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夫官虛器也人實用也觀此則公之意可見矣無何學周禮者之紛紜不一也夫公之所建者制也所周者意也玩其制師其意可矣

周禮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廢以馭其罪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誅以馭其過六曰生以馭其福七曰予以馭其幸八曰奪以馭其貧

錄曰謂之柄者所秉執以起事王者御九有而齊之於手也謂之馭者所操縱以致遠王者驅一世而納之於善也天無福善禍淫不能使人畏君無賞善罰惡不能使人服其畏者非其所愛者也其服者非其所私者也王天王也官天官也天無私覆王者豈有私好哉無私好亦無私惡是故爵必稱其德祿必稱其功置必察其善生必察其勞隨物付之非我所由也予以必當其賢奪必當其劣廢必切其過誅必切其辜人自求之非已所干也故能不勞餘力而振起九有不費精神而馳驅一世此宰天下第一義不可不知也

按周官三百六十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

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而冬官闕焉漢儒考古不深強以考工記補之不知秦火之後諸書悉多殘軼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宜有羨蓋襍見於五官之中其實未嘗闕也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著復古司空編朱子一見以爲冬官不亾考索甚當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西山真氏謂其訂義有先儒所未發而其最精確者莫如元儒丘葵所作周禮補亾一書因其義以別其名去其羨以補其缺於是天官之屬六十地官之屬五十七春官夏官之屬六十秋官之屬五十七冬官之屬五十四其間秩然不紊粲然有條卽起鄭賈諸儒亦應歛手退三舍然則冬官本未嘗亾所亾者僅冬官首章惟王建國至以民爲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并大司空小司空之職二條爾抑考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卽六卿之中如畢公毛公亦嘗上兼三公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盡設如有軍興則用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田獵則用甸祝田僕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人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之邪亦臨事兼攝而已故知官不必備不獨公孤爲然也

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錄曰此周公告成王第一義也夫天下至鄙者莫如稼穡至勞亦莫如之而至益於民亦莫如之及其至也躬稼而有天下則至仁亦莫如之此天命去留之本人心向背之源壽命修短之根福德廣狹之驗自祖宗來積功累仁千有餘年未始一日忽忘之者也然或不知小民之情則亦非廸摺之道蓋好逸者民之常情也又必胥訓告胥教誨畧其怨詈詛祝之愚而惟反已自責則無逸之德通乎上下豈惟成王所當監哉後賢後王莫不當然也故各以嗚呼發之所以激致其歎息興起之意云

詩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臧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

引道錄 卷之六 三
峻至喜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
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箠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
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粝于公六月食
鬱及薺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
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
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
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
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錄曰此詩與無逸相表裡觀其一字一義小民知之君子亦
知之及其至而聖人有所未盡真經天緯地之文徹上徹下
之語且不直陳於前而使瞽矇朝夕諷詠其側賢於法語之
言多矣夫歌詠所以養性情以成王之幼冲血氣尚未定也
惟陳后稷公劉開創之所由則法祖攸行急矣俾知小民衣
食之所自則盤樂怠傲蔑矣此古之詔王者不必輟洗止輦
而自不覺其入之深不必犯顏諫諍而自不覺其聽之熟所
以成其爲守成令主哉

按觀此詩則知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益彰明矣論者
謂周公述后稷公劉風化故由舊典然不獨見此詩也雅

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六月棲棲戎車是飭頌曰維莫之
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皆周詩也豈非不改時月之證乎
况博考周禮月令商書太甲篇以及秦漢諸史文景諸詔
具信商周之悉用夏時夏月其子丑寅三代迭用者不過
用以卽位紀元朝覲會同頒曆授時諸事耳左傳言四月
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是爲巳月蓋取者必待其成熟非
僅芟踐之已也若以建子爲正則四月在卯此時麥尙未
秀何所取哉杜註非是 又按周禮凡祈年于方社則歛
豳雅以樂田峻報賽祭蜡則歛豳頌以息老物今止有豳
風而無雅頌王氏謂本有是詩而亾鄭氏則三分七月之
篇以當之或又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理皆難通
夫雅之大田四篇卽豳雅也頌之良耜諸篇卽豳頌也詳
閱註疏與周禮所用正合何復有所疑邪

大雅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泮
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會矣有馮
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鳳凰于飛翩翩
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鳴矣
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離離喈喈君子之車
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錄曰尙論古人倦倦忠愛其君至周召蔑以加矣然觀其所

以戒成王者一則卷阿可樂之地飄風可樂之景二則因王之歌非有繩切之意矢詩不多非有急迫之情先之以歆動之私終之以太平之瑞此古聖賢言不費而道相成使其君聽之自然優游饜飫而不覺其心契之深者嗚呼心契而言可忘矣其於儼戒乎何有

按宋仁宗朝有慶曆聖德詩爭相傳誦不謂成王時早有此成周聖德詩也然宋詩直以頌爲頌而周詩則寓戒於頌此古今人所以不相及與

書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錄曰周公居東三年非親自監殷也其東人懷之也則曰我覲之子衮衣繡裳又曰無以我公歸無使我心悲商民於此蓋親見聖摅之人不啻其輿感也成王以君陳孝友恭敬能法聖人故命以從政而啟其見賢思齊之心所以待君陳者至矣如謂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夫而屬之令德孝友之子審如是則君臣之道狹矣

按行政必本諸心而孝友爲萬善之原天良發見所最真切者也準此以施則教養不爲具文禮樂不爲無本刑罰

舉措無施而不各當其於國與天下也何有若禮記大傳
篇所言尊祖故敬宗重社稷故愛百姓則因欲長奉宗廟
故不敢忽於臣民而措施之間惟恐有失此雖推本孝友
之心然不若發號施令間純以孝友自然之良安安而行
之尤見真切也至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又爲夫人之通病蓋千里一聖百里一賢或尙友古人則
聞聲相思神交企想有生不同時地之慨若當前交臂了
不異人卽在所忽是以馮唐致歎於頗牧秦皇太息於韓
非往往如是雖以君陳之賢猶諄切戒之况其下焉者乎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

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
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錄曰此成王之詔君陳實以詔萬世也夫明德孝友爲治之
本也忠順寬和致治之用也苟於威福刑辟之間舉措疾徐
之際或失則迎合或失則偏倚責人以所不能率人以所不
由取人以所不備凡此皆非盡善之道故悉舉而歷陳之而
終歸於容忍大德焉是時成王春秋鼎盛所患不能忍不能
容耳而能舉以詔人則必能自勉矣不然予曰辟奚伺爾勿
辟予曰宥奚伺爾勿宥而反以止辟邪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錄曰先儒以張皇六師似導王尚武者又曰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皆非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康王受顧命之時太保奉同三祭三咤此時出厥門以俟非有異日也而首及於張皇六師正以見國之大事此今文合於顧命良以此也是時答拜及報誥稱名皆是未踰年之事故曰義嗣德非謂預見先憂於未然說之過矣

按康誥大學引者四孟子引者二皆未註康義何居鄭康成謂康爲諡號孔安國書傳云圻內國名世本宋忠註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考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正周畿內地其說胞與書傳合蓋當康叔就封時既有誥文卽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且史記世家載康叔卒子康伯立易名之典必無兩代同稱之理固知古人看書殊有未到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

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討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予小子永膺多福

錄曰此保釐東郊之命非止爲殷頑民也蓋成王之制中分天下王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代之者君陳也又代之者畢公也故卽位之時常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矣其命之者非始往也王新卽位必有告命之辭而召公爲西伯獨無命辭者或以留相天子或史闕其文未可知也其曰毖殷頑民者原其始也曰旌別淑慝彰善癉惡乃爲國本務非孜孜於殷亦非謂周公毖殷爲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至是始可以旌別淑慝也註者不達經文大旨徒以毖殷頑民洛邑一方爲主遂使保釐之大義止作化殷之偏辭豈康王垂拱仰成之遺則哉

按多士多方各殷民曰頑民其實未嘗頑也當二叔流言動搖王室懼罪而挾武庚以畔蓋殷雖淪亾其時世臣大

家六百年養士之恩猶昨也六七王賢聖之澤未泯也新
君之翼戴何若故國之瞻依卽文武之深仁豈能回殷士
之奮義乎及夫渠魁旣殲反覆誥諭而命之遷卽遷命之
役卽役其營洛邑而庶殷丕作無異成靈臺而庶民子來
然則殷民亦何嘗頑邪夫民猶赤子惟慈母是依其所以
向背不常者無非爲逃死計耳一經底定又復以脇從治
之將使黎民尚有子遺乎必若成王之令主周公之元聖
有以廣好生而培元氣所以能致八百年之鞏固哉

君牙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
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
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錄曰此穆王也夫子豈與之與曰非也嘗觀先王之時非無
車轍馬跡而公私之途嘗分爲二道是故綱紀法度刑政禮
樂大公之選也盤樂遊觀聲色貨利已私之奉也公固不得
以廢私私亦不得以害公向使穆王逞其私智不以君牙爲
司徒而以造父爲心膂君子小人並於樞要則小民之怨咨
孰與之圖文武之遺緒孰與之守哉聖人列之於經正以見
典常之不可紊佑啟之不可缺其旨深矣

周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惕惟厲中
夜以興思免厥愆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
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
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迺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
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

錄曰此僕正也見於周禮皆士人之職王所與朝夕遊宴左
右進退之不離者也其屬有祭僕所與供祀隸僕所與寢興
戎僕所與御兵齊僕所與掌輅得其人則薰陶漸染納於善
而不知不得其人則邪媚鼓惑入於惡而罔覺自後世專用
宦寺溺近親幸而無官守言責故惟務便辟側媚獻諛啟寵
在三代之時史臣逆知其端雖以命伯冏實以訓萬世也先
儒謂二篇之書當時仁人君子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正所
以感動王也夫穆王豈瞶瞶人下者哉其馳騁放縱必以堯
舜陟方自居拒諫飾非必以禹湯賢聖自任不遑寢處必以
文武憂勤自解然而侈心一生國誰與足故作命辭者惓惓
以繩愆糾繆望其僕臣可謂善諷其君者矣不知伯冏聽之
可以爲解乎其將自任乎吾不得而知則亦無得而辜矣
史記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
德者亾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放殺其

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上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錄曰兩漢四百年之天下其宏綱大義昭如日星者端在此舉惜乎昭烈之計不出此也夫明其爲賊敵乃可克此天下之大機也項之與曹聲勢後先相望邦之與備當時本非敵手然邦能各羽爲賊而備不能聲操之罪何邪夫君與后義相等也方操弑伏后時備果能倡大義發喪制服正其大逆之罪明其無赦之誅然後興兵討伐天下之不響應曹氏之不斂手者幾希矣此祖孫一轍也而董承者區區以帝衣帶中密詔與備謀誅曹操爲言嗚呼密之云然豈爲人上之語哉然則三國之董異於三老之董明矣雖然承無足責獨是當時有孔明號知大體顧乃昧於事機徒以漢賊不兩立之言表於散關之疏亦無益矣至朱子修綱目直書弑后其義始明豈非千古遺恨哉

按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三老之言皆先聲也所言本之所學當春秋戰國譎詐相傾之餘而能辭嚴義正不涉陰謀秦漢之交允稱第一人物若登而用之漢家制度必有可觀成周禮樂諸大典散佚未久庶幾講求可復惜乎漢高

慮不及此止用其言不用其身而神龍一見亦遂潛隱無
跡迄今并其名亾之矣夫懷才抱德之人世恆不乏但不
遇其時則不輕出卽遭逢運會一見英主而用之不誠不
專亦不肯輕身委贄乃言既有效竟恣然棄之如遺雖抱
經綸之猷黼黻之具惟有卷而懷之山巔水涯何在不可
以依托也故尹無三聘尙不後車則渭之釣夫莘之田叟
槁項黃馘烏能自拔流俗聲施後世哉

漢書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
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
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
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錄曰所謂規摹弘遠固可以見秦與新之失矣夫寬與簡天
之道也秦之興禁密若不容新之篡更制若不及至於衡石
程書不遑假寐此於天下之事無復漏網之虞矣而不知天
之道不若是瑣屑也今夫天洪者織者高者下者無乎不容
然而未嘗爽其則也人君法天以爲道操者縱者予者奪者
亦無乎不有然而未嘗枉其度也秦罷封建新限王田計較
錙銖毫末之間而不知土崩瓦裂無伺寸寸而解也太史公
亦以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善觀人者矣

文帝二年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

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錄曰此直言極諫之始於是賈山上疏名曰至言然山之言謂之直可也謂之至則未也其借秦爲喻彼以爲殷鑒而不知帝之敬天勤民愛人惜費廣言路崇謙讓杜興作卻貢獻其存心可槩見山之所喻皆非帝之所短也當時廷臣溺於秦之忌諱一旦睹此遂爲之瞽名曰至言以今觀之帝之所短在於不能止至善乃安於卑近忽於賢聖此非小失也好言黃老清淨而不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何怪乎馳騁射獵以爲娛擊兔伐狐以爲樂哉苟得伊傅周召之徒與之坐而論道吾見敬之如神明信之如筮龜安在修之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廷乎雖然上之所求者賢也下之所應者學也山未能爲醇儒而欲其知王道哉

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錄曰文帝一時有賈洛陽之賈非潁川之賈比也不惟其

言皆當時之切要其摭摘秦事實中漢之膏肓不可救藥者也雖然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夫子猶且哂之大廷甫臨遽爲痛哭流涕長太息未免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非所以安上全下也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亾邪心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錄曰厥後晁錯王父偃之議皆本於此特景帝不善用而致亂武帝善用而致效其實生之發端也夫文帝可爲之時也去分封未遠大國之王老者已耄弱者未壯朝廷所置傅相方握其柄誠以此時潛分七國之勢默奪諸侯之權可不勞餘力也失此不圖卒致破斧缺斨之慘然則朶及髀髀之喻豈年少而迂哉大抵漢初創制未有若封建之倉卒者周禮有大小宗之議有祖禰廟之別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別子百世爲大夫然則衆建諸侯斯其常分安有身爲王者支庶爲匹夫富者五十城或七十城貧者無立錫之地此非仰勢有難通亦理之所不順也以帝之明孝博愛不能講求其故幸而誼開其端不竟其說絳灌又從而非之然則生之不遇豈非天哉

按樹國固必相疑此叔世猜忌之言非盛時立制本意也
詩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是則惟恐其不固惟
固然後能爲藩爲翰而承流宣化布上德以達下情如臂
之運指號令朝發而夕可徧乎萬里故天子千里則大國
不過百里雖曰強幹弱枝其實等級隆殺合當如此非計
及於他而故爲輕重若以固而致疑則莫如竟不封建豈
明王親親尊賢之道哉况井田學校封建原相表裡有井
田則里甸均甲兵具一成一同犬牙相錯而不混大小相
維而不撓有學校則諸侯卿大夫士之胄子庶子皆有修
齊誠正之功施諸家國天下循是不變君明臣良家給人
足安所得疑貳之端萌於其間哉自秦廢封建漢始復之
卽有七國之變後人不深維情事徒歸咎於地大無制一
切苟簡非復先王之舊甚至衆口同聲謂封建必不可復
輒引文景往事爲鑒夫秦廢封建二世而亡則洵乎城壞
而獨可畏也何不以是爲鑒而必以漢之偶變爲鑒邪是
亦不思而已矣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至今因恬而不知惟夫移風
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
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惜之

錄曰夫古之人所以必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必彰善癉惡樹

之風聲必殊厥井疆俾克畏慕者豈好爲是紛紜哉誠以商俗靡靡餘風未殄雖當重熙累洽之後不忘敝化奢麗之非一則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二則曰驕淫矜誇將由惡終而周公君陳畢公更三聖賢保釐一方然後知移風易俗之難也漢之興也始以馬上得終以刀筆治襲秦雜霸無乎不有甚者牽於黃老安得不動生之痛哭哉苟有成康之心求懋德克勤之老以資其垂拱仰成之功猶恐不及乃羣然以年少初學日之幾何而不長太息乎

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必如今定經制使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亾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錄曰筦子吾徒所羞稱也尚知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何以堂堂聖人之徒反不知乎夫姦人之幾幸自古然也寵利之所在威權之所歸若蠅之無釁而趨蟻之不約而赴况人君號召附翼之乎由是蕩然無復界限矣蓋國之所以爲國者人而其所以爲人者心古之聖王欲人心截然歸之乎正曉然齊之乎一而後道洽政治民罔不率苟無執守維持之道天下貿貿焉莫知所從則人欲肆而天理滅此西都經制不立必致王莽之禍而後誼之言始驗然則筦子豈真愚人哉爲人主計者莫如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

外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亾他故矣夫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此天下所其見也非其明效大驗邪

錄曰孟子言矢人豈不仁於函人故術不可不慎此所謂術卽取舍之義也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者惟恐傷人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者惟恐不傷人也原其初豈誠性有善惡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爲治者可不汲汲審所尚乎夫以好惡形於中而後取舍定於內聖人所以心溥萬物而無心情順萬物而無情者誠以好惡之不可徇也所好或私於一天下靡然趨之所惡或陷於偏天下羣然向之帝非不知仁義法令之美惡特以惑於他岐無自固之志誼寧無見而云然也使帝誠有所擇以更制則善以立法則順亦何所憚而不爲哉惟不審定取舍則祇見言之多事矣

按經術本於學問賈生此言先仲舒而得真傳者也夫置天下於仁義禮樂則心之所注身之所履言之所發事之所推無一不在是由是而下民觀感興起君臣父子尊卑有差上下長幼各得其序六行備四維張化成久道俗易風移卽有小變故而大器不撓措置之方孰安於此若舍是而專以法令刑罰從事則網密於秋荼法嚴於束濕刻

深促迫無旦夕之寬閒有手足而莫措尙可一朝居乎漢
文美質超絕百王然所喜者黃老之學而生所言未免不
克究用以漢文之賢遇賈生之才尙格格不入况以不醇
之術施諸庸闇之朝哉

武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古今治道
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
凶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勉彊而已勉彊學問則聞見博
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
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錄曰此天人首策也其曰勉彊者卽中庸其次致曲通大賢
以下而言也自漢以來學者鮮能知之仲舒下帷發憤潛心
大業所得於勉彊者居多故大廷之際首以爲對非若後世
撫拾陳言不切實學者比也而帝方逞其雄畧直欲爲誇古
邁今之務區區勉彊行道豈肯甘心效之哉抑以賈董而遇
漢之文武董之勉彊可行於柔克之君而生之通達宜施於
大畧之主奈何天不曲成授非所入徒使百世之下誦其言
思其人論其世惜其主吁可慨也夫

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
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錄曰自秦而後心學漸滅殆盡仲舒舉以爲言誠漢廷之指
南也惜乎武之多欲而以正心投之猶轅之北而望其車之
南夫是而莫之省也宋藝祖方知此論曰古之爲君鮮能正
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
義斯言也可與之論正心以正朝廷矣而有宋一代之治陰
陽調風雨時羣生和萬物殖仲舒之言孰謂果無驗邪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
於禮義而耻犯其上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
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錄曰此二策也夫以人主之尊至厯再問則其意可知矣仲
舒不能變易其說益以尊所聞行所知爲對白黑薰蕕何相
若哉此其所以悠然可想非若杜欽谷永之徒挾其私智逞
其詐說則就一言而可知何待再厯而後變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
守臣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錄曰此三策也夫仲舒之所陳堯舜三代相傳之道也帝之
所好權術功利文辭之言也而丞相所奏罷則又申商韓非

蘇張之說也斯三者奚啻風馬牛之不相及哉必欲黜百家尊孔氏易不用仲舒之策乎勉彊學問行其所知則異端邪辟之害自息而高明光大之效日臻矣舍真儒而遠之而莊助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輩並居左右安在其崇此抑彼邪然則帝之所謂儒可知矣

按賈董二子實開兩漢儒者之先漢家三百年諸儒所不能幾及者然二子之學亦各有異賈近高明而董近沉潛若在聖門其游夏之倫乎夫以恭儉仁慈之文帝必喜篤實方正之士好大喜功之武帝務求明作有爲之才設使董子而值孝文則以崇禮之問學而遇敦厚之德性開陳輔導積漸變化必能發強剛毅奮然感興進於成康之治不難矣使賈生而值孝武則以廣大之德性而加以精微之問學弘宣制作損過就中亦或能節其多欲之念以實仁義之施未必至窮兵後悔也奈何生時相左以致眷遇不終雖各外示優禮其實拖紳巖陛之間無幾何時安望其罄抒所學而見之行事哉此漢治所以雜霸非獨人事若亦有天意焉耳

時帝方招致文學儒者而汲黯爲人性倨少禮嘗面折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變色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時公卿皆爲黯懼至有數黯者黯曰天子置

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
愛身奈辱朝廷何

錄曰武帝能容黯而不能容顏異者以名利之交勝也夫嘉
唐虞樂殷周者豈正言之可諱哉非樂而取之不得已也窮
奢侈極嗜慾者豈交征之可辭哉非刑而威之不可得也是
故多欲之言雖洞中其心而反唇之譏實害於其政此或誅
或否之所以異也

征和四年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請遠田輪臺欲起
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
止擅賦力本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于秋爲富民侯以明休
息富民之意

錄曰輪臺罪已之詔與奉天罪已之詔同乎曰不同武帝之
悔發乎本心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能一洗舊染之污
以就維新之政也德宗之悟賴於陸贄所謂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亦能反亂而爲治易危而爲安
也自古言之動物聲之感人未有若斯之速者信乎風雲霜
露變化莫測日月交蝕光輝難掩後之王者其可忽哉

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旣薨始親政勵精爲治五
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
尙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

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錄曰有商賢聖之君所以六七作者以其舊勞於外也有周盈成之主所以善繼述者亦以所其無逸也蓋中人之情不見可欲則不能動所好不見可憎則不能違所惡帝雖高材好學使不與于閭閻安能知民事艱難吏治得失而侔德商周乎此非但生於憂患而玉汝於成天心益可見矣

時丙吉魏相並爲丞相相好觀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吏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與吉同心輔政吉尙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爲之語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後之相者莫及

錄曰漢自蕭曹以後所置丞相多故舊功臣及材官武夫目不識文藝口不談詩書而公孫弘輩又反曲學阿世獨魏相起自賢良高第以嚴毅稱遭際孝宣遂能白去副封諫止征伐收霍氏之權遏滔天之勢向使賈董遭際如此豈負於漢哉惜乎我躬不閱我後反行其議是以君子恆患言之不立不患言之不行非特丙魏之有聲抑亦賈董之吐氣乎

按宰相之職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使恃一己之耳目竭一己之心思縱極焦勞亦必有不周之處故必舉有德者輔君身有猷者居言貴有才者任庶官合天下之心思耳目

相助相成朝野兼善相臣雖斷斷無技而功必首推之故
戶牖多智而用交驩之策房杜稱賢而分謀斷之能曹參
擇術於蓋公仁傑儲藥於元澹自昔相臣非專自用此好
善之量所以能優於天下也觀魏相以賈董陳說奏請施
行洵得大臣公忠之體豈自高自足之輩可同日語哉雖
然上求前代勿謂近今無人也鄭昌刪定律令之陳王吉
裁抑外戚之論善言而不能進用廣漢廉明威制之吏寬
饒剛直公清之臣濫刑而不能掾止何其貴耳賤目邪蓋
物以未見爲珍才以相形滋忌自昔爲然况當權勢之際
乎

上以遠方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功臣于麒麟閣署其官爵姓
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
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
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爲中興輔佐

錄曰麒麟閣之次蓋以擁立之功爲最而原其圖繪之意則
以四裔賓服思股肱之美初不以蘇武之節操爲優劣也史
謂誇示中國人才之盛則當武帝時殫心竭慮往往求泛駕
之馬蹶馳之材其所以爲使絕域之計至矣而李陵衛律紛
紛降去求其十九年不變節者獨一子卿固足以歎中國人
才之衰也使武生還於世宗之朝必待以不次之位奈何白

雁書遲黑頭變早此武之危會非漢之得策矧又呼韓邪之
方難邪經生億度之論類非熟知當日情事者爾

成帝未卽位時值中山王薨前弔不哀元帝忿之駙馬都尉史
丹免冠謝上意乃解及帝寢疾數問尙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
事時丹候上間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
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若有動搖公卿以
下必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感悟及卽位元延中故
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尙
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上問誰曰安昌侯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
訕上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
臣得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曰此
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故當容之上意解及後
請治檻上曰勿易因葺之以旌直臣

錄曰史丹之伏蒲朱雲之折檻皆一時盛事而不知果孰爲
得失也夫漢室之禍始於成帝王氏之篡成於張禹苟無史
丹之諫必將易無斷之君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果行朱雲之
言必將斬佞人之首王之爲王亦未可知也惜乎丹也諫行
雲也檻折其行者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其折者說而不繹從
而不改也此則得失之所由分也

南陽鄧禹杖策追光武及鄴光武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

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欲尊王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

錄曰夫人誰不願垂功名於竹帛哉亢旱爲災則神龍困踣網罟不除則瑞麟罹殃文叔不舉則南陽草莽爾何以能効其尺寸邪禹年甫二十四乃能洞曉大計非草茅一介之士可比至於在德厚薄之言又默契仁者無敵之旨然則生之遠來豈真不欲仕乎將益信龍興而雲從麟至而瑞應矣其爲元功不亦宜乎

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光武遣馮異討之敕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彭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使無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勇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錄曰帝之救馮異也不曰戒鄧禹之失而一意平定安集此可見爲救萬民之命矣夫禹之不能定關中其始無大失也

不乘迎刃之勢而爲持久之謀不假迅霆之威而信狗城之
守豈知人心去留之機祇在信宿指顧間已乎及其終也以
其忿兵羸卒幾墮虎狼之口則帝不戒敕之過也雖曰收之
桑榆然而自求辛螫亦幸矣愚故謂昆陽之捷天心之幸效
也赤眚之降人心之幸順也

按弓弩起於孝子刀劍本以辟邪卽施於用兵蓋欲禁暴
除殘原屬仁人之事故征以正不義爲文伐以討有罪而
止豈欲威示天下誇耀赫濯聲靈哉春秋猶存此意觀屈
完來而次召陵鄭莊服而退三十里以至卻至問弓韓獻
執紼密邇敵人猶申禮敬故王者出師必先開布恩信曲

致招徠不必於屠城畧地此以德懷遠之義也光武此言
本不嗜殺人之誠而所見者大所及者遠所以得天下之
道在斯一語乎苟徒務鬪勇角力一矢加遺勝負之權未
知誰屬若三旬而始下一邑再舉而乃殄一寇彼此互有
殺傷所得不償其失甚至坑殺已降闔城流血欲救民而
反殃民爲除暴而反易暴仁人有作其不服上刑也幾希
帝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至天下已定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
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以其
手蹟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故
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又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

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
臣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舉無過事故能身致太平

錄曰易之小過曰小過亨利貞夫震者高明光大首出庶物
之資也過者思患豫防救偏補弊之政也帝本生於民間遭
式微之運其矯枉蓋有時而當然且能不失其貞正是可爲
人主之嘉尚矣若北宋本以安石惇卞之徒而致亂高宗南
遷復任黃潛善汪伯彥秦檜諸人不以爲過此則飛鳥以凶
不可如何也如是而不足責矣

明帝永平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
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
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
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
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

錄曰歷觀雲臺諸將其謀謨氣象似不及西京元功而能成
蓋世之業何也蓋高帝善將將光武善將兵豁達大度者將
將之術也才明勇畧者將兵之本也是故背水之陣雖高帝
不能知而昆陽之戰光武所由取勝借箸之謀非張良不能
決而聚米之畫光武見於目中使高帝而逢寇鄧未必遽收
桑榆之功光武而御韓彭未必能成垓下之績此兩漢之將
逢時遇主各有不同而其成功則一者也

按世每以高光並稱因當時馮援對隗囂言帝濶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及見帝時亦云然故耳然二帝有相類處有相反處亦有過不及處高帝入關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高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光武初起太學親臨視之懷王諸將謂沛公素寬大長者銅馬諸盜亦謂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皆規摹弘遠所以開兩漢之盛悉由於此此相類者也高帝以馬上治天下而嫚罵儒士光武博覽經學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光武明見萬里而高帝躡足附耳光武謝西域拒北伐而高帝結和親圍平城此相反者也高帝能拒牀第之私而不易太子光武早美麗華之美而竟廢郭后則視高帝爲莫及矣蓋二帝爲創業繼統之令主然一起亭長一起宗室天人之際本自不同故高帝雖節目疎濶而大體不虧光武雖品節詳明而大端多缺至不任三公身親簿書期會之事劣於西京之任相者多矣故前漢三傑稱首而元功止十八人東京則二十八將猶若不足焉蓋舜五臣武十亂之分因人以考其世亦畧有可見者乎

諸葛亮出師表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夫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
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事受命以
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
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願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
帝遺詔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錄曰亮之忠貞而可少哉夫可輔則輔之不可則君自取此
昭烈知子之明非故嘗之以術也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陛
下此武侯卓絕之見斷然殉之以義也以董袁曹馬之徒接
跡於前而有二表之自誓警則妖槍枉矢之交流而景慶瞠

乎其貫出也頑冥淫毒之騰作而日月煥然其光明也其曰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不但家人骨肉之相語而實後主存亡
之所關也曰親賢臣遠小人亦不但切近殷鑒之當慮而實
萬世治亂之所由也曰咨諏善道察納雅言又不但生前至
計之所望而實死後漢業之所終也故曰孔明三代人物管
仲樂毅不足論矣

後出師表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
討賊固知臣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而待亾孰與
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而議者謂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
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

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所未解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觀也

錄曰亮言操之用兵髣髴孫吳而二表所陳無一奇謀秘策獨以兵法乘勞爲今之計亮豈未之思邪夫有不自滿假之成湯而後鳴條之師可措有無貳爾心之武王而後鷹揚之勇可施以禪爲君而亮爲輔以敵爲敵而懿爲臣譬則備而引之者堯也羊而牧之者狼也豈可以爲理哉然而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煌煌大義不可不聞於天下及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心已知其無能爲矣此其堂堂侃侃自非狐媚狗趨僥倖成功者比也

按亮後表於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議者謂其慮黃皓之徒後欲更張媒孽其短有伏波薏苡之謫故預爲此言耳豈知人臣不能爲國以有其身不能致身以有其私心僅方寸而私叢其中其餘幾何以此立身身敗以此事君君負以此謀國

國亂以此治軍軍懈卽才極其大智極其周或足顛倒一世其究不過爲餘帛贏財之人而已當蜀地褊弱主閣臣庸一無可恃惟恃終始無私足以上結主知下慰輿望內固軍心外生敵懼純純懇懇至於將死而矚然有以自明此先儒胡文定所以稱爲真大丈夫也古今忠良之臣代有孔明功不必成志不必就而尙論者獨無訾議豈非無私之至有以感之邪彼夫無孔明盡瘁之忠而侈然餘帛積筐篚贏財充筦庫者何謂也

唐書張蘊古直中書省上大寶箴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是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民至明無私昭大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齷纈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

仁風民懷其始永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辭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錄曰自漢以後中更兩晉又歷六朝南北以迄於隋君臣大義視如匏繫瓠落諍臣司直杜口削迹久矣有唐初興闢乾揭日始知爲君不易而大寶一箴得見嘉納亦可謂罕覩其遇矣雖然謝偃與蘊古同時事主而謝以頌諛張以諷喻雖一時賜帛相同而蘊古究以切直被戮可見天下爲公之難而使人以心應言以行之不可得與

通鑑太宗益親魏徵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溫方士按之徵曰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讓徵徵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尙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矍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問忠良有異乎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饗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錄曰魏鄭公之學蓋出於河汾者也而其言無一及於身心何也稷契臯夔豈徒君臣協心而已哉上而父父子子下而兄兄弟弟內而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故能安享榮名萬

古不替太宗之世父子易常兄弟違序夫婦亂倫祇在於賞
罰進退之間科條號令之設此正張蘊古所謂民畏其威未
懷其德者也何足以語唐虞三代乎其所謂忠良之道亦君
臣徒取美名觀者當辨其真可耳

魏徵疏言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
安逸則驕恣而輕物今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典繕則思
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
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慝則思正己行賞罰則
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
可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姓之任哉

錄曰徵之說善矣惜乎無以及聖功之本也心之官則思心
之爲用何止於十思矧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數限之哉惟
於不睹不聞之前莫見莫顯之際一以守之靜以持之蓋一
則無始無始則物不能間靜則無擾無擾則心恒有主雖千
慮必得而又何待十思邪夫見可欲者耳目之官也思知足
者心之官也旣見可欲則已交於物矣物交物而後措之思
能不爲所引哉此古人格心之業易而徵十思之效難與
徵復上十漸疏曰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
索駿馬并訪珍怪此一漸也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
營爲頃旣奢肆思用民力二漸也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

欲以勞人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君子恭而遠之
小人狎而近之四漸也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
之貨雜然並進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渴取其所長常恐不及
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六漸也貞觀初
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今晨出夕返馳騁爲樂七漸也貞
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
其細過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
聖智之明無事興兵遠裔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早畿內戶口
並就關外携老扶幼卒無亾去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
尤甚十漸也疏奏帝曰朕聞過矣以所上疏列爲屏幃兼錄付
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錄曰何謂始敬勝怠義勝慾也何謂漸怠勝敬慾勝義也夫
周武唐宗其初何以異邪而究之不同者漸也雖然微之
說切中萬世人心之病帝旣錄付史館以彰君臣大義而旋
復違之屏幃几席不殊於昔時黃金廐馬失笑於他日然則
不但漸不克終亦已頓忘其初矣

上思佐命功乃命工圖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
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
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
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

亮陳公侯君集鄒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
南譙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十
凌煙閣凡二十四人

錄曰凌煙閣之圖繪而不及裴寂劉文靜何也季布漢之仇
也而反赦免丁公漢之恩也而反被誅英主之所見夫豈殊
哉是故王魏仇也忠於主則雲龍並美裴劉恩也背於義則
圖繪爲羞觀此寧不知所尚乎

天寶初姚元之爲兵部尙書知帝銳於爲治乃先設事以堅帝
意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
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作邊功可乎比來委佞冒觸憲網皆
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
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媚上公卿方鎮漸爲之
臣願租賦外罷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
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接之以
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
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仙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
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葬閹梁亂天下國家
爲甚臣願推此監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

錄曰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明皇當初政時其氣
銳矣其心未可知也崇能先事以格其心使不正者率由於

正庶幾無鮮終之悔今觀其十事皆一時用人行政之失而格心之要曾無片語及焉且要說者約其必可施行而後言之亦異乎責難於君者矣厥後尊倖邊臣專寵女艷恣權官戚極意奢侈幾至亾國鮮不蹈崇之言果何益哉以是知孟子一言似迂而實切崇進十事似切而實迂也

宋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突厥默啜爲患朝廷旰食郝靈荃得其首白謂不世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僥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時姚宋相繼入相崇善應變時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與比

錄曰宋廣平可謂大臣也矣敬憚於二張降心於思勗憤死於靈荃難致於毛仲敷者皆大臣事也使遇三代之主其得爲伊周之匹乎曰未也伊尹曰咸有一德周公曰思兼三王其所期何若也璟之設施止於復貞觀之舊是故立仗之馬未幾復斥而優人之譖旋踵輒行功業不終其以此與若乃擇人任官犯顏正諫皆彼相之可爲以是槩璟淺乎末矣

按有唐賢相姚宋與房杜並稱然房善謀杜善斷二人同心合德大體不殊若崇之與璟則其量有不侔者崇多權謀譎詐上陽之遷獨流涕以免五王之禍僞爲足疾以去

張說揣意對辭以疎魏知古至太廟屋壞璟言喪制未終
不可行幸壞壓之變天以示警而崇則曰木積年而自蠹
壞適與行會不緣行而壞其阿附如此璟性鯁正遇事無
撓屢忤貴王倖臣內侍外戚而身名卒保殊非營營以人
謀倖脫者其風規嚴整百折不少變豈崇所可及哉雖然
崇曉暢吏術長於應務止武后之濫刑滌泰陵之弊政開
元太平之盛實崇柄國之效居多至若臨終戒子屏斥釋
氏見解獨超開昌黎之先足覘智識高人處而不求邊功
一念與璟不賞郝靈荃所見正合君子著其功而不問其
隱雖道不同同歸於義宜乎兩賢之並稱也

韓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
允時望守正不阿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
左右韓休知否言未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
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蕭嵩奏事嘗順旨旣退吾寢不安韓休嘗力爭旣退吾寢乃安
吾用韓休以爲社稷非爲身也

錄曰明皇左右以相韓休爲瘦則必以相林甫爲肥矣夫帝
之瘦非以天下也以美色不足視於目聲音不足聽於耳便
佞不足使令於前也一旦而得太真之豐艷祿山之傾巧霓
裳羽衣之妖淫則悠然適意能不心廣體胖乎卒之流蕩忘

返劫遷播越當不戒而自瘁矣然則臨鏡之嘆所以兆聞鈴之悲乎故貌瘦天下肥者虛名也貌肥天下瘦者實禍也

帝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曰先帝有言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見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乃述前代興廢之源爲書五卷一興邦建業二選文備武三報國復興四盡命報國五去古樸進新美名千秋金鑑錄上賜褒諭

錄曰史稱金鑑錄九齡就中書焚藁付於韓宋二壻之後閱千餘年方布人間今得而讀之淵哉斯言蓋不但識一祿山而當時共禍之人皆識之豈徒鑒於興亾而并精於物理所謂別物如鑑者非泛然爲之錄也其曰安祿山者野猪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者鷓鴣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者白鷗之精指爪純赤復有木子雙木木易行金又曰匪兇匪虎東傾西舉妖舞精語宮室禾黍又曰陛下治國日久仁心漸希忠諫爲仇諂佞相守羊鯉浮游

羊謂國忠鯉謂林甫

椰榆並進國破家亾

悔當思舊又曰主上淚灑巴山艱行蜀道恩已變仇方慕愚直時開元極盛天寶未終何以豫知蜀道之難靈武之易邪此不特照人之形而實照人之心不但鑑一時得失而實鑑兩世興亾矣世安得如齡之先見而與之論理亂乎哉

按中庸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惟誠則明明則無所不照故孔子敘書而獨存秦誓刪詩而不遺秦風繼周之意瞭

然可見金鑑一錄史但言其類集古事以鑑賢否不聞羅列當時人物故作隱語也果如錄中所云則是天綱淳風識緯術數之學非大君座右之箴矣從來文人託名偽作或竊其舊以爲己書或補其亾而逸姓氏如偽泰誓之類往往有之此錄出自千年後未必非贗本後之視前洞若觀火故作謎語圖掩人目爾不然曲江既能逆知後來君臣休咎不差累黍何以憂讒畏譏寓意羽扇賦以爲諷邪豈明於知人闇於料已哉正可卽此而辨其不然矣

平原太守顏真卿知安祿山將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拒之乃遣司兵李平間道聞奏朝廷知祿山反河北郡縣皆望風而靡上囂然歎息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上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響應者

錄曰孔子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聖人爲此言以風示天下恒恐其隨風而靡也明皇之世好諛悅色大義掃地盡矣無怪乎二十四郡無一人義士也以是知三綱之大四維之重不可一日亾而唐虞之風動豈無當之迂談哉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被執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

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
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廝兒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
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
奏豈從汝反邪祿山大怒尚之比死罵不虛口

錄曰愚觀顏氏二公豈但決死生於危迫之際哉蓋以正有
唐三百年君臣之義也夫自晉陽啟釁劉裴反隋天授興周
唐臣從諛有國百餘年來曾不知伏節死義爲何物聞二公
之舉事若從天降若從地出雖身銕舌誅而名垂天壤直以
跨敝隋而挽虐周也豈不偉哉

真源令張巡起兵拒祿山令狐潮圍之于雍丘有大將六人白

巡言上存亾未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諾明日設天子畫像帥將
士朝之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
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語賊弩射之面中六
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
方知足下軍令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及
城中食盡巡與太守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去賊必
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
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
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
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五通錄 卷之六 五
錄曰巡之舍生取義而豈徒哉夫識見定而後中有主中有
主而後事可濟功可成人倫盡時天理自見是故聞大唐之
光復未聞賊運之克昌聞張許之若生未聞令狐之不死孰
謂倉卒造次之際而非從容中道之時乎抑厲鬼之言非彭
生豕立良宵介行之比也自古節烈士其力可屈其志不
可屈其身可隕其氣不可隕忠魂義魄雖無從以視聽而猪
兒之反亦朝義之操戈若鬼神使之者安知其非厲邪唐能
恢復故物究不能加戮於安史之軀也然則厲鬼殺賊之語
果無其驗不可信邪

按巡遠始守雍丘衆纔二千繼守睢陽有衆六萬議者謂
糧食既罄卽當按隊出走縱民逃生若盡殺城中男婦以
延殘喘較之羽屠咸陽起坑長平慘又過之恐當時未必
有是事也夫江淮爲東南障蔽睢陽一棄則賊必引兵而
南如入無人之境朝廷安所得全淮財賦以爲殄寇之資
則是以一邑而全淮南之百城食千餘老弱而活億百萬
之生命卽曰有之所得不旣多乎獨恨賀蘭進明許叔異
之儔觀望不救以至城陷耳設力未竭而去義旣有所不
可迨日復一日而援兵不至饑久力憊卽驅民以出縱不
爲賊得亦惟展轉溝壑而已與其死於賊毋寧死於國千
餘人之氣至今如生也匹何三日而張鎬始至十日而賊

卽殞亾向使再得少延數日以持此城詎不成全功哉雖然巡遠可無恨也自天寶十五載正月起兵至德二載十月城陷三年之間更令狐潮尹子奇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殺賊十萬餘卽至民知必死坐待烹飪而終無二心自非內有貫日食昴之忠外具旋乾轉坤之用未易幾其萬一何可輕議之哉

郭子儀初爲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卽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頤指後使趨走於前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三十年年八十五而終

錄曰觀汾陽之出處將以繫唐室之安危也乃不以媚嫉則以讒間朝恩牽之於前元振引之於後而子儀曾無芥蒂何邪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小往大來吉亨夫以肅代之世君子所不利也尙賴一人之命兼萬方之威得以成其濟否之志小往大來也出則有命無咎不出則包畜承順以是欲閑則閑俾散則散安往而不自得哉故安史之亂則一出吐蕃之寇則再出懷恩之難則又再出回紇之危則又再出向使忽於苞桑之戒狃於邪濫之羞知安而不知危知利而

不知害則身殆而國隨之豈大人之吉亨乎

德宗興元改元赦令既具帝以橐付陸贄使商討贄知帝執德不固乃上疏謂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乃下制曰朕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怒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敘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書奏不得

自元和末宦官益橫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二年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畧曰陛下將杜篡逆之萌則君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狎五六人總天下大政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操廢立之權陛下何不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考官馮宿等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錄曰以文宗之世而有蕡之直言譬如日食而鼓而馳而走雖與天無與亦諒其得已而不已之衷焉當時登上第者如李邵自謂顏厚上疏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可見唐之士風

猶存義氣較之物論囂然而翩翩得志者相去何如哉
按黃所指斥疏直許忤故考官不敢取其所取之言皆冗
齷常務得優調以去論者謂宿等鬪茸畏蒞有此佳士而
不以上聞殊失進賢之義然言不敢取則是胸中猶知有
妍媸好醜與人情不甚相遠特悚於禍患而違心置之如
楊嗣復懾於仇士良之問而亦認黃爲風漢耳後世禁例
日增瞻顧益甚則所取者亦不過冗齷一道而况貨利薰
其心五色瞋其目卽有醇無疵者尙不暇取不必取矣方
之咨嗟嘆息而不敢取者相去奚啻霄壤邪然則千古而
下當以宿爲黃之知己尙何尤之有

宋史太宗謂宋琪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卽無不
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卽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呂蒙正曰凡士
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則怏怏於心及列位得以獻可替否
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
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錄曰人主之用在賞罰人臣之用在獻替太宗可謂達於治
矣然以素所行事觀之豈盡然邪夫多遜之與趙普不並立
者也帝苟愛普則先去多遜縱使貪戀賞罰一出於已夫誰
曰不可乃使交構以傾廷美由帝之心在於廷美也然則不
但飾喜怒之具無乃決得失之幾乎自柴禹錫告變而後今

日賞告密之功明日議堂吏之獄大小臣王豈無達當世之務者而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阿諛曲從陷君不義曾是以爲協於道乎又不但崇高自恃已也

李沆爲人器度宏遠每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一夕遣使持手詔欲冊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寢

錄曰愚觀引燭焚詔之事未嘗不歎文靖之風烈也夫封還猶僅事補綴亦盛舉而况敢焚之乎非其見義之確然不易未有不以利害動其中者也且劉氏何爲者以其族則至微也以其藝則至卑也以其姓則至遠也扁扁之石履之卑分帝寧不思邪而賦性警敏通曉書翰干政之漸肇基於此沆之先見豈惟陰卻履霜之微而且明拒如綸之詔他日李廸之不肯從諛楊億之不願草制是皆聞風而起者邪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卽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錄曰自萋斐之風熾而交亂之禍成更未有如密啟之進者其始也潛蹤秘跡旣無人知其竟也出此入彼憑何執證奚翅以薰爲蕪變白爲黑乎矧真宗之世王欽若丁謂之徒交

相接踵帝所諭沈直以若輩待之爾不知由君子觀之所處者光天化日之下猶恐一毫之曖昧肯自居於阿私之地邪惟夫小人之處已非便則利其待人非怨則尅利非佞莫進怨非讒莫入讒與佞人之所深惡也於是假託隱密之名以售其傾險之術然必激上有不可解之怒而俾其人有無從白之情蝮腸虎翼隨其所指而欺天罔人無乎不至由是聽不得不偏對不得不獨豈惟正人暗罹其害而朝綱明被其撓矣此沉之論誠萬代所瞻仰也

按密啟之法與武后四匭廣漢鈞箒相似彼無名氏可稽而此則實有人進者也武后事無足論至鈞箒則合一郡所納參互以審別善惡意雖主於廣視聽然無辜中傷實繁有徒不離酷吏所爲故密啟告人過惡居多單詞片語或斥其身或加之罪則是明開蜚語之門甘受風影之捕被害者惘然不知其自致莫識所由來至死不白亦可哀矣大凡爲治者好言明察專以賞罰不測自矜如神之照而不知隱中讒夫毒流正士無論疎遠之人親信之舊皆惴惴焉虞不自保悉由密啟導之也識大體者可不思哉張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爲志嘗從容爲真宗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

錄曰大雅稱無然畔援真宗殆未之思乎夫皇王者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執中精一之傳也是故存諸心而爲天德達乎政而爲王道若書傳所陳敬天勤民與夫治人事神皆其實事何得爲無跡與惜乎齊賢開端不竟徒以爲非常之報而不知典謨訓誥萬世經常之理原非虛無飄渺本有軌跡可循祇在日用常行之間而已厥後神道設教之言果符此論遂至矯誣飾詐無所不至而道之津岨邈乎遠矣

韓琦蚤有盛名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其所建請惟顧義之所在無適莫心與富弼並稱賢相

錄曰韓魏公之知無不爲孟子已先得之其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釋者曰大臣之計安社稷亦如小臣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怠豈以安危利害動其心哉若以安危利害動其心則不足與有爲矣

包拯性峭直剛毅爲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河清焉

錄曰愚觀閻羅包老之喻由古及今未之前聞也然必本於人心合乎天理枉者在所必錯直者猶能伸之實者在所必究誣者猶能白之未有不論是非罔分曲直任情肆志而爲遁逃之淵藪也設若陰府果有閻羅必使善者超昇惡者墜墮不然天亦得而罪之况人乎哉近有沽名市譽者輒以風力自居乃悍然不顧冥然罔覺旁視已側若皆無人不旋踵聞而歸於盡然則不但遭上帝之譴實難避閻君之誅耳其於關節不到何益之有

按書言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洪範五福六極休徵咎徵之類皆出諸聖賢之口則似釋氏未東已有報復因果之理若夫閻羅之說事固荒忽不經然未必非輔治而正道之窮者也蓋上古結繩而治畫地爲牢人莫敢犯迨後人心澆漓棄禮蔑義視王章如弁髦輕羅網獲天故不得已而俾佛教入中國假以幽冥之說動之令人於不見不聞之中恍乎有臨汝糾汝之象下而愚夫孺子雖至頑冥不靈而一語及地獄諸變相有不肅然敬惕然恐者必非人情世固有狡徒黠吏畢生作姦犯科而晚年回心向道甚至禱杙窮竒而一入斯門不覺深自檢束則是挽人心於旣溺消亂機於未萌非藉此閻君之力有以大畏之邪况夫生而正直沒而神明陰陽遞更人神交治本此一理近

世皆奉孝肅爲閻羅或亦理之所有者與
趙抃爲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其言務欲朝廷
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絕之君子不幸誑誤當
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一時名臣賴以安焉移益州路轉運使
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人不見其喜愠目所爲事夜必衣冠
焚香告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神宗每詔郡守必以抃爲言
晚年學道有得將終與子峴訣辭氣不亂安坐而沒

錄曰趙清獻之得道也豈刀圭鉛汞之力哉乃寡欲養心之
助清操絕俗之徵也今夫煉形如槁木脫屣若飄風孰不曰
得道而不知無益於人倫世教徒取偷生苟免君子不由也

苟若遺恩在人蓄德在物朝野同聲內外無間若清獻者天
地有盡而英爽無窮宜韓魏公稱爲世人標表不可及也

按劉向學爲儒宗乃以淮南黃白之法上天子試無驗下
詔獄論死賴其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方得免使向於是
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
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爲方士所惑留意爐
鼎一夕而敗宋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忽一大貓據爐
而滿須臾不見術終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爲顯
華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世必無此術明矣范文
正得方於同舍子程明道得方於佛腹中蘇子瞻得方於

扶風僧而皆不爲苟非卓然自信者其能然乎

魯宗道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時明
肅太后臨朝問唐武后何如王對曰唐之罪人幾危社稷后默
然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以問輔臣不敢對宗道獨曰
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
先乘輿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后遽命輦後在中書七年
貴戚用事者憚之目爲魚頭叅政及薛奎繼叅政事性亦剛介
后謁太廟欲被服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及臨崩帝見羣
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奎曰其在袞冕
手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殮

錄曰史魚之秉直旣歿而後聞宗道之骨鯁生前而卽著矧
執政之與諫官不相爲謀孰有稱魚頭叅政者邪然則明肅
之過武嬰蓋萬萬矣雖然二公之諫不費辭說而引義切當
幽明死生實共賴之豈宋之家法有以開之乎不然何以言
行之俱危也

傅堯俞爲諫官王安石與之善時新法不便皆極論之及蔡確
之貶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臺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
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一切置之願陛下於此聽之如蚊蚋
過耳無使纖微之忤以干太和之氣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
遐福也後補郡法令有未安者一意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

諫官有言貴郡知守法而已復拜中書侍郎神宗與太皇太后
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

錄曰衛風之美君子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釋者曰金錫言
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欽之有此武公不得
專美於前矣司馬公嘗語康節先生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
兼吾於欽之見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
溫是爲難耳豈非金玉其相者哉於此可以觀成德矣

司馬光知諫院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
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也明
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也武者非
強立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邪不能惑佞不能移也
陛下以天性之首善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則唐虞三
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
罰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
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
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又進
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深納之
錄曰先正朱熹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
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嗚呼觀熹所言則
諫院所陳乃其自得之與夫三達德聖人入道之門也至不

憂不惑不懼未嘗不倦倦焉光之所得於天者厚肆力於學者篤若夫三事五規特施行之次第耳而君德爲之根本中庸不云乎所以行之者一也然則光之存誠有自己

指宗卽位以光爲尙書左僕射時已得疾而青苗免後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時兩宮虛已以聽光亦欲以身徇社稷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食少事繁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

錄曰呂獻可之將卒也手書屬司馬公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司馬公之將卒也折簡與呂公著曰國事未有托今以屬公二公之正終畧相同者由其所見之義合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至是鞠躬盡瘁而後已矣一息尙存徇國之心不容少懈安得不諄諄如夢中語邪

按溫公生平誠身之學自不妄語始其在仁宗時所進三劄五規與吾祖上武宗八要曰定業曰審計曰盡下曰聚民曰遠嫌曰蓄威曰核實曰杜險同一先見也其在英宗時集議濮王典禮公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

親此與吾祖諫興獻大禮同一讜論也其在神宗時居洛十五年絕口不言時事惟刻意資治通鑑一書此與吾祖著弘簡錄學史會同錄亦在成所十五年而成同一苦心也誠則不息而悠久隨之嗟哉顯晦不同而聲施異也

熙寧時帝以災變避正殿王安石進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也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性喜動作生事其間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此輩復何所望

錄曰以神之搖奪而有弼之正言譬則聾者而尙提其耳聾者而尙責其明也雖然時有不同理無竟息天不足畏而天之理可畏人不足恤而人之心當恤一人之喜怒不可憑而百官萬民之喜怒可憑一時之用舍不可信而天下後世之用舍可信若以爲無益而遂聽之則萬古如長夜矣

王安石執政時皆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甲則非所宜將對適司馬光詣經筵密問所言何事誨曰袖中禪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

此人雖有時名然好偏執輕信致回言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乃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齟齬以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羣陰彙進賢者盡去則亂由是生臣竊憂之悞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

錄曰君子之立言也而可忽或外示樸野中藏巧詐數語曲盡安石底蘊天下萬世孰能掩哉李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鄞縣令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後二十年言乃信則其先見又在戲可之上已

范純仁奏安石措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帝曰何爲不見之怨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尙書解以進及行均稅法於六路復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上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不聽純仁每上疏激切帝悉不付外至是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

錄曰言新法者多矣未有若純仁之親切也且以牧之之言

何爲而發乎蓋秦之用鞅卽帝之用石也石之致用卽鞅之學術也其曰論至德者不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卽石之執拘不通也又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見聞卽石之違衆自異也孳孳爲利至於剝民之膏吸民之髓民之怨之奚啻若自其口出乎卒至蠹國畔道民不樂生不旋踵而與亾秦之轍相去無幾噫可畏哉

按安石青苗法方其行于鄞縣民甚稱便此禍天下之本也及得君用事又援李定惠卿之徒爲之羽翼遂至流虐無已雖正人如司馬呂范諸公素所敬信如程明道同懷如安禮安國皆懷諫不省斷然必行以致情僞罔知邪正不辨羣小彙征諸賢盡黜禍延三朝釀成靖康之變原其人豈盡姦回大憝良由執拘自是不免心志替亂所道者堯舜所述者商君夫商君因俗之將變故易與富強而宋乃久安長治之天下欲去皐夔而用共驩不識人不識時錯謬垂旻神宗排舉朝之議斥去耆舊任之弗疑良由求治太亟薄漢唐不爲竟至不畏天變不恤人言而止夫求治本屬良圖執拘亦無大過而弊至此極後之秉政者慎毋笑秦人而復爲秦人也

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每風沙霾曠身無完衣近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加木實草根至

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值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監安
上門繪流民圖以進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翌日命開
封罷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
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
俠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
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爲書獻之臺史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
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
名臣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

錄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俠可謂出位矣夫言有好惡之異圖
據見聞之真俠寧辭檢討之任而就監門之官其志蓋可知
而言實出乎誠懇也死者在斯須故不吝百方以挽救焚者
在目睫又何惜一死以就安帝雖寢不能寐猶迷而不復卒
使英州之名流於奕世汴州之禍慘於當時君子要不可以
微職拒之也

按蔗蜜雖甘必索椒桂絲竹雖韻間以祝敵古之獻替雖
宰夫藝士皆可進言後世設有專官其路始狹俠以監門
繪圖上奏聳動人主之聽頓除繁苛之條不可謂非良遇
也及雨露旣降雷霆旋施直臣遠編新法如故豈職微而
言輕邪何朝令而夕改也然俠以微末小臣而竟流芳百
世實此圖爲之傳圖亦功於俠矣雖然圖何一定之有漢

宣思夾輔則圖博陸以下元帝縱淫泆則寫王嬙諸美人
唐宗重文則繪瀛洲學士宋仁畏敵則思竊貌元昊各隨
其主以傳耳浴至宣和自工圖繪至今人爭寶之其幸而
藉圖以傳也不亦風斯下哉

徽宗時陳禾爲右正言童貫與黃經臣盧航表裡爲姦禾疏劾
貫怙寵弄權之罪語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
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愈
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
以旌直臣

錄曰嘗聞補袞闕矣未聞落帝裾也宋之禍始於安石惠卿
終於童貫王黼袞職至是臧裂破碎雖有仲山甫之臣何能
補其闕乎徽之不易衣亦勉倣漢成之不治檻爾

李若水爲吏部侍郎欽宗再如金師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
金人曳出擊之仆於地絕不食其僕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
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
二但親老恐驚徐言之可也及議立張邦昌復召若水計事因
歷數罵之至裂頸斷舌而死時年三十五

劉韜爲資政殿學士金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
鎮豈有此禍金人知其名欲得之及京師陷韜至金營金使人
謂之曰國相知君行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爲也曰

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尙書僕射得以家屬行鞞仰天大呼
曰有是乎乃歸書片紙言其事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
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

錄曰南朝李侍郎真定劉資政民到於今稱之下視邦昌劉
豫不啻唾去之矣宜乎李之死金人相與言曰遼亾死義者
十數輩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劉之死金人嘆其忠瘞之南岡
上凡八十日始就斂顏色不少變由其明於君臣大義故能
聲施至今也人臣而遭逢不幸可不自盡乎哉

高宗紹興元年召李綱爲尙書右僕射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
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
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
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
宗願以之爲法已又進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
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
德翌日班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

錄曰綱之但言英哲也豈無所見哉就帝之初服觀之寇戎
方將奮然請往可以爲英矣決機倉卒定鼎式微可以爲哲
矣惜乎中人之性溺於晏安逢君之徒志在苟且有綱之賢
不能竟其用有張韓劉岳之將莫能畢其功以至汪黃姦檜
諸人匿意恣情無所不至而不知英哲二主且抱痛於地下

引文錄
卷之六
廿
矣孰謂綱非先見乎且邦昌僭逆之罪上通乎天十事之中
惟此最要帝乃秘而不發將何待邪可見畏懦不君之甚雖
以綱之爭執亦不過止於投竄究未能聲其罪於天下不旋
踵間劉豫蹈其故轍偃然南面坐命其子以伐宋又豈高光
之滅項誅莽比哉此南宋之所以終於不振也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澤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
士大夫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望時真定懷
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圖
收復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並河鱗次爲連珠砦
聯絡河東河北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得
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

錄曰澤之請還京與綱之議戰守大畧相同蓋天下之勢非
進則退退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讐亦可復恥亦可雪退則不
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終非我有不惟河南非我有而
淮甸亦復騷然退而渡江退而航海勢所必至此澤之憂憤
不至於死不已也

按英拮二字卽知勇之事人君之德之要而在宋高則尤
所當朝夕提撕者綱澤所奏皆得大臣度君而進之體使
高宗能用斯言明目達聰激揚忠義簡將相之賢且能者
推心以任之內固根本外修備具擐甲長驅恢兩京還二

帝不難民物依然鐘簴如故也而乃涇渭互淆偏安自足
畧無起懦之志去姦之心致令忠臣義士抱恨捐生死者
既已鬱其才存者不得展其蘊宗廟社稷甘爲丘墟幸而
享國久長亦賴張宗韓岳之餘烈爾倘劉豫不廢宗弼不
弼其能晏然數世哉

岳飛立志慷慨而自奉甚薄少時飲酒能至數斗帝戒之曰卿
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遂絕口不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一縷束芻者
立斬以徇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卒有疾躬爲調藥諸
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壻其女
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
無敗張俊嘗問用兵之要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生平忠憤
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錄曰古之名將自孫吳韓彭英衛李郭而下可數也然孫乃
賣友吳乃殺妻韓乃假王英乃背主儀乃窮奢他無足論近
代若張魏公有富平之敗韓郡王有江上之奔張伯英心術
全殊劉平叔馭軍無法惟武穆不忘周同張所是爲信友卻
吳玠之妹是爲遠色母有痼疾藥餌必躬是爲悅親旗賜精
忠膚存報國是爲獲上大倫根於天性每事不忘忠孝是爲
誠身其馭軍也五事克全百戰無敵而且拳拳於民力無秋

毫之犯方之於古殆方叔吉甫之儔而未能舉宣王之功者
天不祚宋無徒多怨於時君季輔也

按武穆之死由檜之議和當時諸將咸不願和而武穆尤
甚激烈之氣見於辭色於是不得不死矣然和議之成實
由高宗欲之非盡關檜觀檜死後猶下詔曰講和之策斷
自朕志檜贊朕而已豈以存亾渝定議邪此言可見蓋高
宗在金習見師行之暴蚤已膽落卽今偏安亦儼然南面
天子其心志滿足無復奢望偷安旦夕非和不可去和而
戰正恐并此失之是以惴惴正如擄菹之子輸盡則振臂
大呼稍有贏餘未免有護惜顧忌之態檜揣知帝意於是

奮焉樹議兩相悅從終檜之世南北不兵民少休息檜亦
未始無功焉然岳氏父子天下萬世灼然皆識其爲純忠
而檜之罪遂爲千古所不逭卽婦人孺子至今莫不欲割
欲殺則是非檜殺飛乃飛殺檜耳殺飛止於一時殺檜延
於百代甚矣忠孝之爲美而好惡公心古今一轍也

理宗隆興七年起復劉珙宣撫荆襄不拜疏論國家根本之實
五事曰修己求賢卹民用將養兵夫治平之本不在於慶賞號
令而在於人君一身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一念之積湛然方寸
之中則見善必明是非判然於前今事有昔是而今非人有始
賢而後否願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爲見去一己之智而

以衆人之智爲智如欲來一世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若邪佞不盡去直道不可行矣至於士風澆薄尤可歎息誕謏大言迎合主意大者蒙非常之眷小者亦復竊寵甚至倚托幽陰排斥異己此求賢之實未盡也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財賦之所驅上司之所迫苟逃譴罰不過巧名色以科斂給文引以追呼言乎勞來安集未見其人此卹民之實未盡也將有掎克豐已腴下媼上者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擢多膏梁子弟平生不經戰陣緩急恐難應敵此用將之實未盡也古之養士有椎牛醢酒之樂有投醪吮疽之恩愛之如子弟拊之如手足今則刻剝之驅使之故頃來招兵無一應募此養兵之實未盡也如此民窮財乏兵怨將驕必有盜賊將竊發於邦之中而欲鳴劍於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喻也

錄曰劉忠肅遭繼母卓氏喪懇辭起復引經據禮卒不拜命今觀其所疏大計乃宋季之通患中主之頽風六陵之積弊匪直以警理宗也異時元氣不固四肢隨沒大命亦旋去矣至於金革之例往往師相大臣假託以干大位戀大權自非仗義之臣神明之胄孰能七詔七辭者哉故史稱其至孝而直言剴切憂國事如已事則尤明君臣之義矣

按忠肅所云切中叔季流弊直可作凡爲天下國家者龜鑑如曰方寸湛然則見善必明欲求真賢先養直氣悉屬

探本之論至於慨士風之薄吏道之衰將驕兵怨之氣敷
陳無隱當此大勢危弱之秋不啻太息流涕而仍泄泄衰
如充耳雖日取理學諸臣而表彰之優禮之亦何裨於大
計何救於目前哉宋室運會如水之趨日就墊下雖有大
力烏能挽東流而障之也

文天祥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皆
謚忠節欣然慕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
第一累官湖南提刑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曰國
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
者吾深恨於此敢不自量力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聞
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益
王至福州召拜右丞相衛王立加少保信國公厓山破天祥逮
至京元世祖欲官之遣人諭旨曰汝何願曰願賜一死臨刑從
容曰吾事畢矣衣帶中有贊曰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惟其義盡
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錄曰宋亾節義之臣自文天祥而下若湖南安撫李芾池州
通判趙昴發揚州都統姜才真州太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
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巖安吉太守趙良淳無爲守趙淮淮東
制置李庭芝刺史趙孟壘常州太守姚訔察訪趙與巽興化
守陳瓚通判張日中湖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

唐震皆其章著者昔豫章有言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白晁董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今觀有宋王安石決壞六經廉恥道喪而北宋之匹仗節者鮮周程張朱講明道學而南宋之滅死義者多明效彰然著矣

張世傑少由小校累功至武定軍都統制時徵勤王多不赴獨世傑提所部兵入衛元兵迫臨安世傑從二王入福州端宗立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引坐朝堂爭私意文龍疏言書稱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二人終不相能而去益王立授閩廣宣撫使元兵入廣持書招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曰諸君特畏死且未知此生能不死乎旣被執送軍中欲降之不屈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乃械至杭州不食而死

錄曰天祥文龍皆廷對第一者也豈其節義之獨聞與是時執政者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幸而一二君子乃心許國文章氣節表率一世當是時也內則有死之心外亦無生之樂此

其所以殺身成仁而不悔也矧夫少成天性壯學自然故一則自幼時志於俎豆不至者非夫一則笑諸君畏而欲生未知生能不死二者同是一道則同是一義矣

按宋太祖以智術馭勲臣以杯酒解兵柄自謂可保久安長治然兵威由此不振契丹西夏擾攘於前金元迭制於後卒至二帝北行馴於淪喪觀徵兵勤王並無一人一騎入衛孤而無輔有自來矣迨南渡不已而爲航海世傑等非不欲發憤圖存無如大厦已傾一木其何能挽惟有先後同歸於盡當是彼蒼降鑿不欲忠臣義士酷罹刀鋸鼎鑊之慘也粵稽有宋三百年科名奚啻千萬人其間居大位執大權而轟烈一時者何止數百輩而惟紹興戊辰賜王佐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其第五甲八十九名有朱熹寶佑丙辰賜文天祥等六百一人進士二甲內有陸秀夫謝枋得二錄流傳至今以有四君子名不朽爾餘俱泯沒無聞也然則人不思自立而徒取科名何益之有

